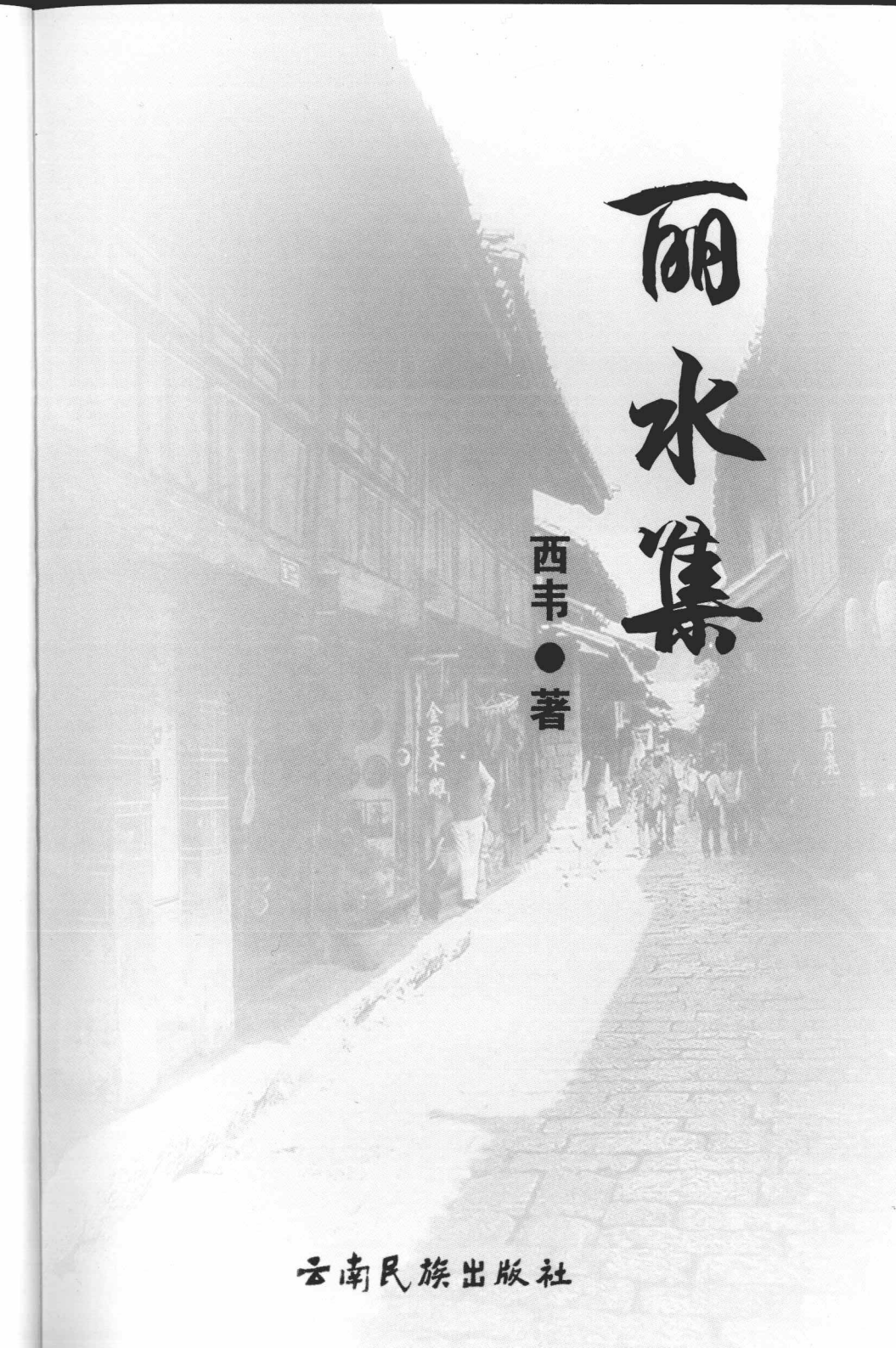


西韦◎著

# 丽水集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

# 丽水集

西韦●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丽水集/西韦著. —昆明:云南民族出版社,2009.8

ISBN 978 - 7 - 5367 - 4422 - 6

I. 丽… II. 西… III. ①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30114 号

|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
| 责任编辑 | 李福春 马学斌 |
| 责任校对 | 梁 琼     |
| 装帧设计 | ICE 工作室 |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| 云南民族出版社<br>(昆明市环城西路170号云南民族大厦5楼 邮编:650032) |
| 邮 箱  | ynbook@vip.163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制  |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89mm × 1194mm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4.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100 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| 2009 年 8 月第 1 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数  | 1 ~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28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978 - 7 - 5367 - 4422 - 6/I · 873     |

## 自序

我总是会想，我与丽江是有着一种缘分的，因为父母把我生于丽江，于是对于她就有着特殊的感情。我爱丽江。

丽江是万里长江实现伟大转折的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。长江被称做是人类文明的母亲河之一，她从格拉丹东的冰峰雪山之上，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奔腾而下，在滇西北境内，形成了金沙江、澜沧江、怒江三江并流的举世奇观。说来也颇为有趣，当金沙江奔流而下，颇有势不可挡之气势，来到石鼓时，却来了个出乎意料的由南向东北的大转折，形成了著名的万里长江第一湾。丽江也因地处长江第一湾河套地区而得名，古又称为丽水。我想这名和她是颇为相符的。这里江河纵横，群山巍峨，风景秀丽，虽处偏僻之地，却也有着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。这里生活着纳西、彝、傈僳、白、普米、藏等 20 多个民族，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，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。

今天，随着旅游业的发展，丽江的知名度越来越高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丽江古城，素有高原姑苏的美称，更是吸引了众多的中外游客慕名而来。这里的山，玉龙山、老君山、小凉山，这里的水，金沙江、泸沽湖、程海等等，山水孕育了各民族，也孕育出了许多诗人、文人。像最早的明代丽江土司诗人群木氏六公、平民诗人群桑映斗、李祥、马子云，以及现代的文人学者方国瑜、周霖、李寒谷、范义田、赵银棠等等，不胜枚举。许多诗句令我拍案称奇，木泰的“凤招每来红日近，鹤书不到

## 2 丽水集

白云间”，木靖的“玉垒千年存古雪，金沙万里走波澜”，范义田的“山连云岭几千叠，家住长江第一湾”。

因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今天的丽江人崇尚文化，尊重文人，写作也蔚然成风，许多作者用手中的笔抒发对这片红土地的炽热之情，写山、写水、写人，写美丽的人生，写美好的生活。我就是在这种不自觉中，心痒痒地涂起鸦来，比起先人和前辈们自是多有不及，但还是不禁地敲打着键盘，描绘着在这片奇山丽水中的生活。因我爱丽江至极，故把这本集子称做是《丽水集》。是为序。

西 韦

2009年3月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自 序 ..... | (1) |
|-----------|-----|

### 小 说

|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山寨轶事 .....   | (3)  |
| 彝山情 .....    | (16) |
| 幸运草 .....    | (28) |
| 古城之晨 .....   | (33) |
| 山寨九月 .....   | (35) |
| 情 殇 .....    | (44) |
| 泸沽湖的初夏 ..... | (55) |
| 英 子 .....    | (63) |
| 满 月 .....    | (65) |
| 邂 逅 .....    | (69) |
| 巢 .....      | (77) |

### 散 文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29 岁给自己做生日 ..... | (89) |
| 永远的云杉坪 .....     | (91) |
| 生命的旅途 .....      | (93) |

## 2 丽 水 集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八月的三川坝 .....  | (95)  |
| 花 心 .....     | (97)  |
| 一枝玫瑰 .....    | (99)  |
| 五月的一天 .....   | (101) |
| 女人花 .....     | (103) |
| 超 越 .....     | (105) |
| 一个冬夜 .....    | (107) |
| 怒放的生命 .....   | (109) |
| 青春的记忆 .....   | (110) |
| 知足的心 .....    | (115) |
| 安心做个平常人 ..... | (116) |
| 关于美 .....     | (117) |
| 烟雨泸沽湖 .....   | (118) |
| 丑 丑 .....     | (120) |

## 诗 歌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含羞草 .....   | (125) |
| 爱在寂寞时 ..... | (126) |
| 回 眸 .....   | (128) |
| 束河的雨 .....  | (130) |
| 金沙姑娘 .....  | (131) |
| 两棵树 .....   | (132) |
| 野 花 .....   | (134) |
| 春 耕 .....   | (135) |
| 杨柳巷 .....   | (136) |
| 后 记 .....   | (137) |

# 小 说



## 山寨轶事

这个故事早得已经记不清年代了，只觉得是很久、很久以前了。

那时，这山寨小得连个名字都没有。小寨子里有一户人家，就是丝子班角家。他家可说是这个寨子的大户人家了，有两男四女，女儿都已经出嫁，大儿子也讨了媳妇。最小的儿子还没有讨得媳妇。倒不是说丝子家没有能力给小儿子讨媳妇，而是这小儿子是寨子里出了名的懒汉，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给他，这可急坏了当爹娘的。

这天，老两口围坐在火塘边，正犯愁，小儿子不知从哪儿来，急匆匆推门进来，屁股还未坐定，就气汹汹地说道：“爹妈啊，你们是真的不打算给我讨媳妇了？我的伙伴们个个都有媳妇了，可是我……哼，你们就眼看我这样子了？”说着还把手里拿着的那顶油腻的毡帽摔在地上。

“那你说……”父母一时回不过神来。

“你们没有本事，叫我咋个说！”

“那你说说看哪。”父亲有些生气的说道。

“你们这些死脑筋，我们家有这么多牛羊，只消卖一些就可以够讨媳妇了嘛，还是你们舍不得？”小儿子理所当然地说。

老两口听后，也觉得只有这样了。便商量开了，可是他们的宝贝儿子要在寨子里讨个媳妇不容易啊。“唉，谁叫自己的儿子不成器呢，可再怎么说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啊。”丝子班角的

老婆心里想着。

突然，她像想起什么似的有了主意，说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现成的媳妇都不要还要哪样的？”

父子俩听她这么一嚷嚷，都转过头来盯住她，可她却卖起了关子，故意不吭声，望着父子俩。

“哎呀，我的亲娘呀，你就快说吧，又没有人拿猪屎堵着你的嘴巴。”小儿子到底沉不住气，吼着母亲。

小儿子真是被惯坏了，说话没大没小。

母亲却并不介意，慢慢对着小儿子说：“阿国，你阿舅他们寨子里不是有个阿克家，只有爷孙两个，爷爷年纪大了，那孙女也有十七八岁了，该嫁人了呢，过几天请个人去说说看吧。”

父子俩一听，随即高兴起来，连道：“就是，就是，我们咋个就没有想到呢。”

“不要过几天了，赶紧找人去说吧。”小儿子性急起来。

“好，好。”父母连声答。

阿克家的孙女嫁到寨子里的时候，整个寨子像过节一样，很是热闹了一番。都知道丝子家用厚礼讨了个像索玛花一样漂亮的姑娘。

姑娘刚讨进门时，阿国心里的高兴简直没法说，看那些寨子里的男人、女人们羡慕嫉妒的眼神，阿国心里更是无比得意，走过寨子，那脚步都是轻飘飘的，像喝醉了酒似的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这样的日子才过了三个月，丝子家大儿子的老婆却死了，不知道得了哪样病，只说肚子疼，最后实在是受不了疼痛的折磨便上吊自尽了，丢下一个刚满一岁的儿子。丝子家请了毕摩（彝族民间从事法事活动的人）来看，说是缠在阿芝身上的鬼魂克死了大儿子媳妇。

说起阿芝，真是可怜，还在她十岁的时候，父母就相继去世，爷爷和她相依为命，后来，爷爷又得了重病，一天天衰弱下去，阿芝把家里的牛羊都拿来请了毕摩，可爷爷的病却不见好转，阿芝整日以泪洗面。就在这时，丝子家的人来说亲了，爷爷知道自己不行了，为了孙女以后的日子，便答应了这门亲事。

阿芝正是花样年华，她也像其他彝家姑娘一样有过许多美梦，希望嫁一个心疼自己的男人。可看到爷爷这样子，她又打消了心中的念头，转而尽心侍候着爷爷。丝子家来说亲的时候，她死活不答应，无奈，拗不过爷爷，爷爷说：“孩子，我不能一辈子陪着你啊，趁爷爷还有一口气，你就去吧，不然我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哩。”

阿芝有了婆家之后，爷爷仿佛就像是，了却了他来这人世间的一桩事情似的，死去了。

阿芝哭，伤心欲绝：

“我可亲可依靠的爷爷哟，

你就这样丢下我走了，

从今以后谁来疼我，谁来爱我？”

唱哭声引得心硬的男子也不觉滚下泪来。

自从，听说阿芝克死了丝子家的大儿子媳妇，寨子里的大人小孩见了她都躲得远远的，像躲避瘟疫一样。

丈夫阿国对她日渐冷淡，后来干脆就像对待买来的奴隶一样使唤起来，所有的重活、粗活都叫她去做。自己则整天东游西逛，也不着家，连父母也管不了他，成了真正的二流子。遇上不顺心的事就会拿阿芝出气，动不动拳脚就会雨点般的落在阿芝身上。经常是，阿芝一个人，晚上偷偷的流泪直到鸡叫时。只要她回想起白天人们看她那种异样的目光，浑身就会颤栗。她还想起

爷爷以为自己的孙女有了归宿，死去时的那双安祥的眼睛。“也许死了就什么都知道了。”阿芝心里强烈地升起一股轻生的念头。

那天，是个阴雨天，寨子里的人都躲在家里的火塘边不出门，阿芝找了一根结实的麻绳，揣在怀里，走到门外，天阴沉沉的，雨不停的还在下着，她站在院子中央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就毅然走到雨中，她慢慢向后山走去，雨水打湿了她的全身，泪水和着雨水，她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“死”。

走到一棵大树下，站了一会，看看周围，没有人影，只有那些树木被雨水淋着，很凄凉的，她打了个冷颤，感觉有些冷，心想死了就不知道冷了，又看了看那些树，便想着她就要和这些树做伴了，于是，她摸出怀里揣着的麻绳，狠狠地甩到那根较粗的树枝上……

还没有做完这一切，就听见传来一个男人惊恐的声音：

“阿芝，你在干啥子？”

听到喊声，阿芝回过头来，是自己男人的哥哥铁哈，她一见到他便疯了似的，向山上跑去。

铁哈来到树下，看看那根还挂在树枝上的麻绳，吓坏了，出了一身冷汗，不禁汗毛倒立，他想阿芝是真的要吊脖子，这可怎么得了，便慌忙去追跑远了的阿芝。一边追一边撕破嗓喊：“不要跑了，阿芝不要再跑了，你要干啥子？”

阿芝不听，一直闷着头往山上跑，在泥泞的山路上，她跌跌撞撞，艰难的跑着，大口的喘着气，最后实在跑不动了，她瘫软在泥泞里，脸色死人一样惨白，头上的四方巾不知什么时候被树枝挂掉了，一头黑幽幽的头发散乱的披散着，身上溅了许多泥点子，衣服湿透了。

铁哈追到她面前，她起身又想跑，铁哈摀住她，不说话，一

双手只是铁钳似的不松开，使她动弹不得。

阿芝挣扎着，嘴里不停的说：“你不要管我，我不想活了，这苦日子我受够了。”

铁哈只是摁住她，还是不说话。

突然，阿芝“哇”的一声，扑在铁哈怀里哭起来，她哭自己的身世，哭自己的命运。哭够了，她安静下来，望着眼前这个把她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好心人。

这时，铁哈看着她那散乱的头发和哭肿了的眼，怜惜的说：“妹子，再难的日子也要过下去才行哩，爹妈给的身子，咋个能随便就丢掉呢？爹妈还在天上看着呢。”

“我都不记得爹妈的样子了，我只想我的爷爷。”一提起爷爷阿芝又流下泪来。

“那你的爷爷也会在天上看着你呢，你如果不好好活着，你爷爷的魂灵会不安的。”铁哈劝道。

“嗯，我知道了，”她望了他一眼，“我今后不会再这样了。”看见阿芝终于平静下来，铁哈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下来。

阿芝心里明白，铁哈平时待她就像妹子一样，丝子家就数铁哈的心地最好。

也许是连上天也可怜苦命的阿芝，不愿早早收了她去。今天早上，铁哈突然想起昨天挂在后院篱笆上的拴马的皮绳子，怕被雨淋坏了，就走出来找，无意中望见阿芝朝后山去了，开始没在意，过了一袋烟功夫，还没见她转来，一种不祥的预感使他坐不住了，他就披了披毡，去追了。

他走得很快，只听见脚步踩在泥泞里的唰唰声。终于，他远远望见阿芝的背影了，便放慢脚步跟着。后来就看见了刚才的那一幕。如果不是铁哈，阿芝现在只怕是成了山上的野鬼了。铁哈庆幸自己多长了个心眼。

铁哈把阿芝落下的四方巾递给她：“赶紧戴好，我们该回

去了。”

阿芝接过四方巾，再看看自己狼狈的样子，不觉脸都羞红了。她赶紧把头发挽成一个髻，然后戴上四方巾，说：“走吧。”

两个人就往回走，望得到寨子的时候，铁哈说：“你先走，我后面就来，要不，寨子里的人会说闲话的。”

阿芝明白铁哈的意思，作为兄弟媳妇的自己，和男人的哥哥要相互回避，保持距离的，这是彝族的规矩，于是就丢下他自己一个人先走了。

自从那次铁哈救了阿芝的命，她就再也没有想到过死了，只是精心的带着他的那个失去母亲的孩子。

转眼已入秋了，暖烘烘的太阳照着小山寨，天空中沒有一朵白云，而且蓝得出奇，直刺人的眼，远处的山近处的山看得清清楚楚，秋风送来了荞麦的香气，一阵一阵袭来，山寨中回荡着放羊娃的吆喝声，羊子的咩咩叫声，这声音仿佛一首奇异的交响乐，只有在山寨里，才能听到，感觉到。

远处，山后，走来背着柴的铁哈，一大早，他就上山砍柴去了，准备到城里去卖。

他把柴放在院子中，拍拍手上的灰，走进木楞房来到水缸边舀起一瓢水咕嘟咕嘟喝下去，喝完水，来到院子外对着阿芝家喊道：“妹子，今天我要到街上去卖柴，两个老人要到我阿舅家去，你在家帮忙领一下娃娃。”

“晓得了，你去吧，我喂完猪就过来领娃娃了。”阿芝正在喂猪。

阿芝来到铁哈家，娃娃一见到她，就跑过来要她抱，她抱起娃娃，在小脸蛋上使劲亲了一下，又逗着耍，娃娃咧开小嘴笑个不停，阿芝望着怀里的娃娃，心里很是怜惜这个没娘的娃娃，而自己却一直没有，不觉又有些心酸起来。

铁哈深情的望着她，当她抬起头时，他们的眼睛不小心就撞在一起了，阿芝慌乱地忙低下头，却听见自己的心跳得厉害，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，便佯装在逗娃娃，过了一会，见铁哈还没有走的意思，就催促：“你还不走？等下晚了回不来哩。”

铁哈犹豫了一下便又答应着走了。

阿芝便领着娃娃往家里走去，一路上，只觉得脸烫烫的，半天也未散去。刚进家门，却见那久未露面的男人坐在火塘边，见到她劈头就吼道：

“你这个骚婆娘，不好好呆在家，骚到哪里去了？”

阿芝领着娃娃，怕吓到他，就没吭声，走到火塘边，把他安顿好。

“你赶紧做饭，我还没有吃饭哩，你是不是想饿死我，好再重新嫁一个称心的野男人。”丈夫毫无道理的说着。

阿芝还是没出声，默默的给男人做饭去了，她的泪已流干，心也死了，她的顺从只是一种默默的反抗。对男人的彻夜不归，整日整夜的不回，也已经习惯了。

她把火塘边的柴火推进火塘里，然后，呼呼地把火吹燃。又拿来小簸箕，麻利的和着荞面，不一会，就揉出一个又大又圆的荞麦粑，她把粑粑埋进炭灰里烤着，又架上锅，切了一点腊肉和酸菜煮在一起。

阿芝等着男人吃完饭，就把碗筷收进锅里洗着，不知怎么，娃娃此时哭叫起来，阿芝忙甩掉手上的水，去招呼娃娃。“哪个叫你去管那个小杂种，先赶紧给我钱，我要走了。”男人说。

从阿芝迈进家门看见男人时，就知道他又没有钱了，只有身上没钱了，男人才会回来。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，都被他糟蹋空了，不知道他到底在外面该了多少赌债，任阿芝怎么劝，他只是不听，爹妈对这个败家子也干脆不理了。

阿芝取下耳朵上那对母亲留给她的唯一一对金耳环递给了男

人：“再也没有什么钱了。”

男人拿着金耳环，在手里掂了掂，用袖口揩揩嘴，便扬长而去。这以后，寨子里的人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影子了。

阿芝望着男人的背影，呆呆的愣了一会，心里已经没有了惋惜，也没有了哀怨。

娃娃的哭声使她回过神来，她忙来到娃娃身边，把他抱在怀里，娃娃非常依恋的靠在她怀里，就像靠着亲生母亲一样，一种暖暖的母爱在阿芝心头翻涌起来，看着这个没娘的娃娃，她心里又酸楚起来，心想一定要好好照顾他。

渐渐的，太阳落山了，铁哈还没有回来，阿芝急得到院子里望了好几次，都没有。

回到屋里，她便躺在火塘边的毡子上哄娃娃睡觉，不知不觉自己也跟着睡着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朦胧中，她觉得有人给她盖了块披毡，睁眼一看，是铁哈，他已经把火升起，天色已经暗了。她忙起来，起先还以为是到了早上呢，回过神来时，才想起铁哈去城里回来了。便埋怨：“你总算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被山毛驴（狼）吃掉了。”

“山毛驴才不敢吃我呢，我有的是力气，它碰都不敢碰我。”铁哈说完便嘿嘿傻笑着。

“呸，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实人呢，偏就还会耍嘴皮子。”阿芝轻轻啐道。

铁哈嘿嘿一笑，然后说：“烧几个洋芋吃吧，我还没有吃饭呢。”

阿芝说：“你弟弟中午来过了，我做了荞粑粑，还有剩的，我再煮点酸菜汤给你吃。”

“噢，他好久都没有回来了，是不是又来跟你要钱啦？”说完，又看看她，突然问：“咦？你的耳环呢？是不是给他了？”